



质胜于华 行胜于言

◎ 郭丽

近来不知怎的，总爱看些旧物。不是古董珍玩，是些真正浸透了岁月、与人肌肤相相见过的东西。譬如书房角落里那把祖父留下的藤椅，扶手被磨得油亮亮的，透出一种深沉的、琥珀似的光泽，有几处藤条已经断裂，又被人用细麻绳精心地补缀起来，那补丁粗糙却结实，像一句朴素的承诺。它静静地踞在角落，什么都不说，却比许多高声喧哗的物件，更让我感到一种安心的力量。

这力量，我想，便是“质”了。它不张扬，甚至有些笨拙，却将全部的生命，都沉淀在那密实的纹理与温润的触感里。那光泽，是无数个午后与黄昏，祖父坐在上面读书、假寐时，阳光与体温共同摩挲出来的；那补丁，更是一个关于珍惜与延续的、无声的故事。它的美，不在形式，而在骨子里，在它忠实地承载了一段生命重量的那份诚恳里。

这便让我想起古人的一些道理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话自然是周全的。可我私下里总觉得，若不得兼，宁可“质胜”些，也强过那浮华的“文胜”。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纵使外表粗砺，内里却含着山川的灵气与温润；而一块染了颜色的石

头，纵然一时耀眼，终究是经不起细看的。昔年楚人卞和，怀抱璞玉，献于厉王、武王，玉工皆识不得，反说他欺君，先后砍去了他的双脚。他哭于荆山之下，不是为双脚，是为这天地间的至宝被认作顽石。待到文王即位，命人剖开这“顽石”，那光华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便是赫赫有名的和氏璧了。这故事听着悲壮，却道出了一个实情：那最珍贵的“质”，往往被最肤浅的“华”所遮蔽，需要时间的砥砺，甚至血的代价，才能被人认知。

由物及人，这道理便愈发地分明了。我们活在一个人人都是发言者的时代，话语像春天的柳絮，漫天飞舞，轻盈，却也容易迷了人的眼。承诺可以说得如金石般铿锵，誓言可以许得如史诗般壮丽。然而，柳絮终要落地，那真正正在泥土里生根发芽、长出枝叶的，却是沉默的行动。

这使我想起一位远房的叔公。他是个极普通的乡下木匠，一辈子没说过几句漂亮话。年轻时，他爱上了村里的一个姑娘，对方家里嫌他穷，不肯嫁。叔公不会说什么海枯石烂的誓言，只是默默地，用了整整一年的闲暇，选最

好的木料，为那姑娘打了一整套嫁妆，从床榻柜橱到镜台箱笼，无一不备。那木料被他刨得平滑如镜，榫卯接合得严丝无缝，上面没有雕刻一朵花、一只鸟，只让木材本身美丽的纹理，天然地流露出来。后来，那姑娘的父母看到这一屋子沉静而温厚的家具，竟再也说不出反对的话来。叔公用他的行动，而不是言语，建造了他婚姻的基石。如今他们已白发苍苍，那套家具也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可那份由“行”而来的坚实与温暖，却历久弥新。

这般例子，在历史的尘烟里，更是俯拾皆是。三国时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自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他不是说出来给人听的，他是用其后整整一生的北伐行动，一笔一画，将它写在了蜀汉的山河之上，写得呕心沥血，写得天地动容。那是一种何等沉重的“行”！相比之下，当时魏国那位以清谈玄理著称的何晏，口若悬河，风度翩翩，是“华”的极致了，然而千载之下，我们记得的，是诸葛亮那如老农般辛勤耕耘的身影，何晏的妙语，却大多随风而散了。

我并非要全然否定言辞与文采。孔子也不也删述六经吗？那便是最华美的“文”了。但那是为了承载“道”之“质”。若没有仁德之“质”作为根本，那么礼乐之“文”，也就成了虚设。这好比一株梅树，必有遒劲的枝干（质），才能生出疏落有致的梅影（文）；也必有人在寒冬中傲然绽放的行动（行），那“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诗句（言），才有了着落。是根本不能颠倒的。

黄昏时分，我沏了一杯新茶，茶叶在杯中缓缓下沉，最终都静静地卧在了杯底。水色渐渐清碧，一股幽香，不疾不徐地散开。我忽然觉得，这茶也是懂得“质胜于华，行胜于言”的。它从不夸耀自己的清香，只是安然地将自己交付于水，让水来证明一切。而它的回甘，便是它最有力的言语，这言语，非口舌可言传，须得用心去体味才成。

窗外，华灯初上，又是一个言语与霓虹交织的夜晚。在这喧嚣中，我常常想起那把安静的藤椅，想起叔公那套朴素的家具，想起杯中这无言的茶。愿我的生命，也能少一些浮华的装饰，多一些质朴的坚守；不必时时高谈阔论，但求事事脚踏实地。让行动成为唯一的语言，让本质成为最高的光华。

质胜于华，行胜于言。这八个字，此刻落在我的心上，不像箴言，倒像那杯中的茶，初品微苦，细回味，却有一丝绵长的甘甜。

（作者单位：江苏陈家港公司）

公婆的北方小院

◎ 王姣月



人人都向往一方清幽小院安然度日，于我而言，这份难得的安稳藏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大青山脚下，这片地广人稀、风物辽阔的旷野之间。

这里没有南方雅致的瓦房，没有清幽竹林，只有北方最质朴的几间红砖平房，简简单单、方方正正，立在开阔的原野上；没有精巧的造景，没有回廊花木，一方宽敞的泥土院落，八棵果树错落栽种，便是公婆这方小院全部的景致。朴素、硬朗、安静，是北方独有的坦荡烟火气。

这几间平房，是公婆多年生活的根基。院里的八棵果树，皆是公婆早些年亲手栽种、悉心照料长大。其中最粗壮挺拔的一棵老杏树，已经稳稳伫立了整整二十年，见证着小院岁岁年年的风霜更替，守着这片北方土地的岁岁春秋。

屋内陈设朴素简单，老式家具干净整洁，没有繁复装饰。这处空旷安静的北方小院，不精致、不张扬，却自带踏实安稳的力量，装得下岁月寻常，也容得下生活所有温柔琐碎。院里的一草一木、一树一影，都是公婆半生勤恳生活的印记。

公婆多年前便搬迁定居市区，这处老院便闲置了下来。一晃小半年未曾归来，无人打理的院落，渐渐褪去了往日的生机。北方旷野草木生命力极强，短短数日，院里的荒草肆意疯长，层层叠叠至半人高，密密匝匝铺满院落空地，将原本规整的小院衬得荒芜又冷清。

风里带着夏末的余温，又裹挟着初秋的清爽，是北方最舒服温柔的夏秋交界光景。

踏入久未归来的小院，满目荒草萋萋，瞬间让人心生感慨。去年雨水充沛，小院虽无人照料，靠着自然雨水滋养，院里果树野蛮生长，收成尚且可观。

今年雨水偏少，多数果树挂果稀疏、长势平平，唯独院里的西梅树，生命力格外顽强，即使无人打理，依旧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满树圆润饱满的西梅缀满枝头，沉甸甸压弯枝条，成了这荒芜小院里最亮眼的收获，也是我们此番归院最大的惊喜。

北方的土地向来坦荡纯粹，从不欺

人。人勤地不荒，人懒草满院。许久无人打理，杂草肆意蔓延，侵占了整片院落。清理荒草，拂去尘埃，重新收拾小院，便成了我们归来后的第一件事。正在院中整理荒草时，隔壁熟悉的邻居踱步过来，看着满院荒草连连感慨：“这草长得实在太旺了，才小半年，院子都快被荒草盖住了。”

淳朴的邻里情，是北方乡村最动人的温柔。世代比邻而居，没有疏客套，只剩真诚惦念。临行前，邻里还特意送来自家耕种的杂粮果蔬，反复叮嘱我们：“常回来看看，老院子不能总空着。”

是啊，院子久不住，便会长满荒草；人心久不沉静，便会滋生浮躁。这片辽阔的北方土地，总能让人褪去城市的浮躁，寻回最纯粹的本真。

清风掠过旷野，穿过果树枝叶，带来淡淡的果香。夏秋交替的风，温柔又通透。

院中的二十年老杏树枝叶舒展，苍劲的枝干承载着数十年风雨，依旧生机勃勃。几棵桃树静静伫立，枝头残果零星点缀，无人照料的果树，任由飞鸟虫雀啄食果实，自然随性、自在生长，正是北方旷野独有的松弛与坦然。

没有精致雕琢，没有刻意修饰，这处朴素安然的北方小院，藏着公婆往昔岁月里最治愈温柔的人间烟火。旷野辽阔，秋风温柔，老树静默，硕果盈盈。

城市烟火喧嚣热闹，而这片北方老院，自有岁月清宁。晚风漫过矮墙携来淡淡果香，守着一方小院，看夏尽秋来，草木枯荣，果熟叶落，便是世间最安稳圆满的寻常日子。

（作者单位：包神集团神朔公司）

秋漫矿山

◎ 刘井林



初秋的晨雨，是季节递来的信笺。最后一丝雨线钻进矿区的泥土，夏日的燥热便悄悄退了场，秋意顺着风漫过矿山的每一寸肌理，把喧嚣慢慢揉成了沉静。

这里的秋，总比别处醒得早。蒙古高原的海拔把日子抬得高远，天刚破晓，奶白色的雾就漫过了工业广场。它裹住原煤仓的腰身，飘过百米栈桥，只留洗煤厂的蓝灰屋顶，在雾里浮成巨兽的脊线。昨夜的薄霜栖在铁栏、管道和杨树枝头，细碎地闪着光。早班的矿工披着工装走过，帽檐沾了星点白霜，脚步轻轻踏碎薄雾，向井口走去。

班前会的灯光从窗格透出来，在雾里晕开暖黄的圈。安全宣誓声、工具磕碰声、压低的谈笑，顺着风飘得很远，是秋日里鲜活的注脚。等太阳慢慢爬上山尖，雾气一层层散开，道旁的白杨便露了脸。不过几场凉风，叶子已沉成深绿，风一过，沙沙作响，像在跟矿山说着悄悄话。

白日的矿山，没了盛夏的焦灼，却依旧忙碌。天是洗过的蓝，风里带着干爽的草木气。洗煤厂的传送带昼夜不歇，乌亮的精煤顺坡流转，秋风把煤尘早早压下去，车间里少了黏腻，多了通透。运煤专列的气笛在田野里拉得很长，车轮碾过铁轨的声响，混着机器的低鸣，一直荡到山脚。煤场上，一座座巨型蓝色穹顶的储煤大棚整整齐齐，阳光落上去，泛着沉静的油光，那是一铲一铲攒下的底气，也是即将奔赴千家万户的温暖。

园子里的苹果树挂了满枝红，午休时，总有人踮脚摘几颗，酸甜的汁水漫开，便解了大半疲惫。后山边坡，枫叶与沙棘渐渐染了丹红，远远望去，一团团橙红挨着深灰的厂房，撞出矿山独有的热烈。老师傅们爱捡墙角的银杏叶，晒干了泡进杯里，淡淡的甜香漫开，是烟火缝隙里藏着的惬意。

而百米井下，是另一个恒定的世界。顺着大巷往下走，初秋的凉意很快被地底的温热接住。这里常年二十四度，没有秋风卷叶，也没有晨霜染枝，只有矿灯的光束刺破水雾，照亮黝黑的煤层与粗粝的岩壁。矿工们俯身作业，汗珠混着煤尘，在脸上划出深浅的痕。设备的轰鸣、滴水的回响、彼此呼应的喊话，填满了地下的空间。四季在这里模糊了边界，只有一班又一批的轮转，丈量着时光的长度。

最动人的时刻，总在升井那一瞬：摘下沾满煤尘的安全帽，美美地吸上一支烟，裹着草木香的秋风迎面撞来，满地秋光在眼前铺展。不过百米的距离，却从地底升入地面，两个世界，在这一刻悄然重叠。暮色下沉时，矿山更显温柔，落日熔金，霞光铺在煤堆上、青山上，连冰冷的钢架都镀了一层柔光。下班的矿工三两结伴，衣角沾着几片飘落的树叶，说笑着走过洒满阳光的路。

秋风掠过矿山的每一寸土地，吹黄了树叶，吹凉了晨雾，却吹不熄井口的灯，吹不散运转的机器，也吹不散这群人扎根于此的笃定。从前总以为诗意在远方，在江南烟雨里，在塞外长风中。可待得久了才懂，浪漫的诗意，原来就藏在这些寻常朝暮里：是雾中走向矿山的脚步，是井下专注的眼神，是秋风里的沉默坚守，是暮色中归家的从容。春去秋来，每一份平凡里，都藏着不灭的光亮。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

看见闽宁

◎ 王泽民

第一章 荒滩旧岁，根在苦瘠

黄沙从春到到冬
石头缝里不见青
三块石头支口锅
帐篷搭在沙窝窝
曾经的金上，黄土捆绑贫瘠
风沙漫卷岁岁苍凉的四季
西海固的土地负重沉吟
一方水土，再也养不活一方黎民
1982年的春风穿越西北大地
“三西”扶贫开启旷世攻坚的先例
人间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华章
在苍茏贺兰山下落笔、悄然开启
为破千年穷根，逆转宿命轨迹
吊庄搬迁承载苍生的希冀
深山百姓挥别祖辈炊烟
八千份不舍，在风沙中久久栖息
等待戈壁荒滩，等来一场新生契机

第二章 山海缔约，火种萌芽

这是时代吹响的号角
这是民族复兴的绝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三十年前，一粒火种落向荒滩
以山海之名，孵化塞上春天
“闽宁”二字落笔成诺
不是一方地界简单的标注
是跨越千里、沉甸甸的家国契约
谁舍得离开祖辈的热土
谁愿把命运交付未知远处
迁徙的泪光映照戈壁暮色
六万六千个惊叹
在荒原之上，绽放重生的蓬勃
我们把承诺种进黄土
让誓言在风沙中站成绿洲
闽宁镇以自己的方式
在宁夏这片热土上
带着乡亲们飞向明天
以汗水耕耘岁月的沧桑蜕变
黄河活水奔涌而来
浸润千裂贫瘠的田畴
百姓跪捧清波，热泪滚烫奔流
人民至上的温度
是闽宁协作最赤诚、最温暖的底色
三十年前
闽宁启动了对口扶贫协作
让一个天上无飞鸟
地下不长草的“干沙滩”
变成了绿树成荫
百姓富裕的“金沙滩”
闽宁镇——从此成为
全国民族团结的典范
把山海情深深刻进年轮
让石榴籽抱成夏天的火焰
闽宁对口协作易地搬迁
成为开发扶贫的一大创举
让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
从此没入浩荡的历史烟尘

第三章 群英躬耕，逐光筑梦

贺兰山下，以梦为马
山海同心，自有平凡英雄作答
致林月婵
四十次山海往返，不负塞上风沙
一锹冻土奠基闽宁的繁华
半生牵念，岁岁牵挂
耄耋重游旧地，于岁月史卷
读懂荒滩蜕变的盛世回答
致攀学双
初心扎根乡土，温情照亮霞霞
创新模式托举万千小家
从输血纾困到造血生发
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韶华
三千户烟火，因他温暖生发
致李辉钦
五度援宁，执念不负山海情长
镜头为翼，让塞上物产远销
他乡成故土，初心不曾离场
一句故事未完，便岁岁守望
以闽商风骨，续写塞上荣光
这片曾经含着苦水的土地
褪去沧桑，挣脱岁月寒凉

第四章 根深叶茂，盛世新章

从根在苦瘠，到根深叶茂亭亭
闽宁的蝶变，是山海协作的缩影
是脱贫攻坚、民族团结
最鲜活、最动人的时代见证
昔日干沙滩，今日金沙滩
贫瘠的泥土从此焕发了生机
见证着中国扶贫开发奇迹
戈壁滩上从此有了一个
富有诗意的名字——闽宁镇
吃水不忘挖井人
我们用滚烫的姓名熔炼后来者的黎明
我们见证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我们的激情如长河一样浩荡
今日的干沙滩
日日新生，步步繁盛
明日的金沙滩
风华满目，万象峥嵘
闽宁两地千里结亲
让友谊之手越牵越紧
奋力谱写生生不息的
新时代山海情

（作者单位：宁煤运销公司）

